慢慢幸福：青木瓜的静与美

林若兮

Man San Lu 的脸蛋是20世纪90年代越南电影的戛然而止的高潮。十二岁的她有东方浅润的眼廓，眉毛婉转，面颊少女细软的绒毛加上柔嫩的唇褶，干净清澈得像古老东方的幻想。她的美稍绽即逝，青涩的她站到镜头前，不自知自己的美为什么让一旁的男人哭了起来。

在《青木瓜之味》中，Man San Lu饰演一户人家里的小女仆，赤一双脚，一件湿芭蕉叶绿的麻上衣，松松荡荡，细细软软，从厨房到街铺，很安静地来去。女主人的几个儿子，清一色蓝色家居衣，腾跃而不喧闹，透过满园蕉叶的斑斑隙隙，偷偷地看清净地板的女孩、望得见底的眼睛、一木桶清澈平静的水。生活向前行走，行走得细腻，大大小小的，幸运与不幸的，全都缓缓韧韧地度过去，慢慢地她目睹过生命的衰老归一，慢慢地学会在女主人的孤独里抚慰，慢慢地长大，慢慢地别往他家，用眼角偷偷地看织在音乐里的心中人。在这样的慢慢里，结尾也缓慢而流顺，平畅似仍在延续：她和那孩提时代即欣慕的音乐人生活在一处，穿一件南方阳光颜色的奥黛，眼睛远远地望着远方，罩一身恬和的笑和幸福。她已会识字，用同样缓慢慢的语言读一首散文诗：

——“剖开青木瓜，一瓢洁白的瓜子，闪着珍珠样的光彩。幸福注定是她的。”

梅——青木瓜——梅——……慢慢地、慢慢地：好干净的生活、好纯澈的美丽、好绵长的幸福。

这是一部很纤细的电影，细腻，恬淡得像是世外清源，需要屏气凝神地细细地听、看，稍稍重了呼吸，即怕扰动了东南亚湿热凝欲的芭蕉绿色。影片长长的镜头中，植物自然舒展的香味，似乎能在屏幕后嗅出；软软的蚕丝般的乳白帐。蜡泪里的蚂蚁与顽乐的孩童。竹编笼里的蛐蛐和它一小红瓶盖的水。剖开青木瓜后松松堆积的白籽。红木的楼梯、蝉鸣、弦音、佛像、温婉卑微的小心事……一种浓静的东方气质随着蚊香绿色的烟雾开、漫散，大量的留白把这样东方式的内敛和沉静、自然和隐蓄的美深深浅浅、或明或暗地涂抹开，整部电影犹如一篇生活的散文诗，笼罩着一层东南亚雨林神秘而似有似无的诗意氛围——如同雾气一样。

意象、意象、气质。好意象的生命，好细腻的导演，好温婉的东方妻子。什么样的人会同他们过一生呢？

当我从这部故事里出来，心变得很静很静，宁和得像恰从无我的太虚中游回来，能感触到东方佛像的笑意、青木瓜树一滴一滴流下的乳白叶汁。电影当开始时，我看见屏幕上1952年的字头，以为会是包裹了战争与苦痛的沉得重人的仇恨与愤怒，甚至在未开始前便在心里带上抗拒，却万万没有料到，竟是这样宁静、柔和而充满禅意的东方故事，静得令人忘掉这是一片战争年代的国土，忘掉50年代人类的战乱、仇恨、饥饿、苦难、动荡与野心，将整片灵魂浸到东南亚夏季的蝉鸣与木鱼声里去。在以往的影评、书评写作中，我喜欢找“意义”，认为一部好的电影必须厚重、必须沉苦、必须有“意义”使现代的生命去思考——但这部电影改变了我。在落笔一刻，我决定抛掉了所有草稿、铺陈、格式，抛掉全部“意义”和束缚，写一篇由着自己的心走的纯纯粹粹清清澈澈属于这部电影、属于自己的真正感触。此刻我也不知道再如何组织语言了。

这样静啊。